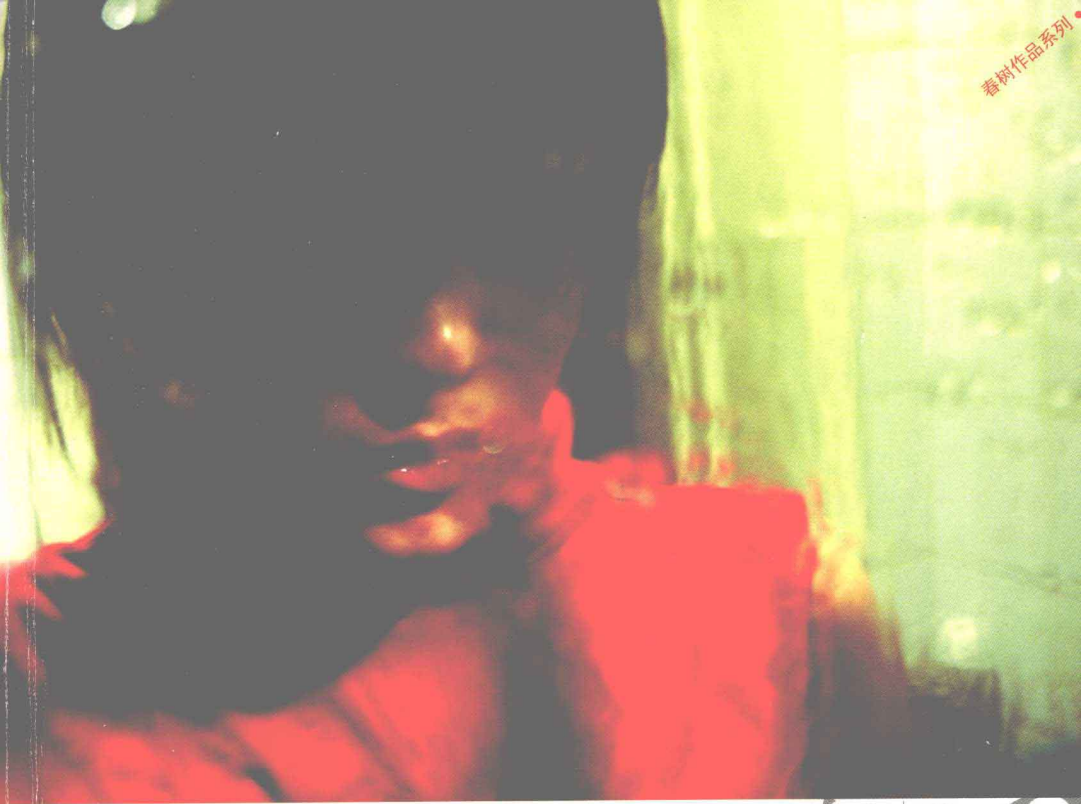


春树作品系列



春树

世界上狂野的少年们

2 条命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2 冬 命

世界上狂野的少年们

春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 条命:世界上狂热的少年们/春树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2.6

ISBN 978-7-5321-4355-9

I. ①2… II. ①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08898 号

出品人:陈 征

责任编辑:乔 亮

美术编辑:钱 祯

### 2 条 命

——世界上狂热的少年们

春 树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875 插页 3 字数 161,000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355-9/I · 3370 定价: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我很高兴这几本书能再版，这是件有意义的事，对我、对我的读者、对我笔下写过的那段青春岁月。我尽量保持它们当初出版时的原貌，这是对作品的尊重，也是对当年写作的那个我的尊重。我一直认为，即使修改已经出版过的作品，也未必能改得更好。保持原汁原味吧，像Nirvana乐队唱的“come as you are”（保持本色）。

在再版这套书的几个月里，我的父亲突然因急病去世。仅仅是一个晚上，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我想念他。从来没有亲口告诉过他：我尊敬他。那就在这里说一声吧。作为父亲，一个山东籍贯的、军旅出身的人，他由曾经对我写作的抗拒到后来的接受，经过了漫长的思索和定位。我们近些年来也越来越融洽，他还把我的书送给单位的同事，有次还叫我到他单位的餐厅，给我介绍了一位出版社的编辑。尽管我们的人生道路完全不同，但我相信最终他为我感到自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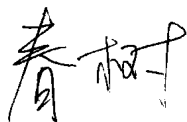
在父亲去世后的某一天，母亲看着刚收到的父亲的上个月手机账单，说了一句：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你爸爸的名字了。

听了这句话，我立刻安慰道：妈，他现在在另一个世界。

然而母亲的这句话让我心酸不已，我们再也不会收到父亲的手机账单了，他的名字曾经存在过，现在他的名字在文件上已经被注销。然而，他的名字不会消失，正如他曾经那么真实地存在过。我希望用我的方式让父亲的名字继续存在，因为他曾那么深地影响过我，没有他就没有我。他依然给我启发和鼓励——将来也是。他

的名字叫邹在松。一个山东人。当了很多年的兵，转业后又接着做了许多年保卫工作。他是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、好儿子、好战友、好同事。他那么忠诚、朴实、率真、勤恳，每年过年过节都主动要求加班，就连他最后度过的春节亦然，今年没有大年三十，大年二十九，他还在单位加班。18岁那年，他追上路过村子的队伍要求当兵，调到北京后把我们一家都带到了北京生活。家里其实一直都不富裕，然而父母从来没有抱怨过。我能自由地搞我的小说创作，写我的诗歌，是因为父亲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，一个温馨的避风港。没有他就没有我。我会无畏地坚持走我自己的人生道路，这应该也是父亲所希望的，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：忠于信念、忠于感情。

更多要说的是感谢。感谢我的家人、亲人、朋友、读者、所有曾经出版过我小说的出版方、编辑等工作人员、此次出版这套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以及我的缪斯们——caesar、vanunu、许多曾给过我灵感和鼓励的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、还有那些甚至我不知道姓名的人、大自然还有摇滚乐。



2012年5月7日

## ● ● ● 前言

这是两个女孩的故事。遇断和好孩子楠楠。有一天遇断这个名字突然从我脑海里蹦了出来,没有理由没有征兆。为什么是遇断呢?我不知道。遇断更像一个清醒自知的作家的名字,而好孩子楠楠,带有童年的笑容和痕迹,像一个喜欢音乐的、我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孩名字。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,现在我们基本没什么联系,但还是要把这个名字送给她。她目睹我们成长然后我们互相消失在对方的时空。这两个名字代表着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两样事物——文学和音乐。

整个故事像晦涩的电影,没必要讲清开篇结局。仿佛开始就是结束。像我想的那样,一个完整的故事。中间有细碎的枝节,引导故事的走向。最后她们发现是绝望。这令写她们的我也绝望。这个故事从绝望走向绝望,隐隐有些希望却要毁灭一切才能得来希望和重生。

故事发生的主要时间和地点都是模糊的都是代号,所以可以想象是在任何地方。

那些试图从这本小说中找到我切实生活的人这次要失望,这不再是什么“半自传”,我也不再用我的名字出现在小说里。两位主人公,无论怎样拼接混合都仍是分裂状态,她们身上有我的情绪,却没有我的影子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们真实存在,遇断和好孩子楠楠。你们注定今生不得相遇,纵然

相遇,只能是生离死别。但若心中有个起码的信仰,也是幸福的吧?两个女孩,最大的纯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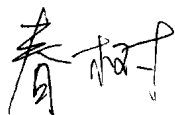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我虚构出 Never hood 法律,在这里只是一个引子,为发生的故事作的铺垫,谁知道怎样更惨烈呢?故事中的年轻人,沉迷于网络和游戏,在现实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冷酷,于是他们最终被完全毁灭。这本书里的所有人都特倒霉,那些试图找救赎的人,拜 Never hood 所赐,得到了同样的结局。唯一的幸存者遇断在感叹“活不下去”。

我为曾经的我和现在正少年人的人写作,为了“被抛弃的孩子们”,为了曾经的我们,为了那些会问“星星是什么颜色”的人写作。我希望它简洁干脆,那些我虽然很喜欢但影响整个情节的片断我都痛下决心删了去。

小说的英文名是 The hard task if living,翻译成北京话就是“活不下去”,但这个我喜欢的名字却最终无法用它,人们帮我想了一系列有创造性、打擦边球的名字:《不能叫活不下去》、《活不活,看着办》、《得活下去》、《大爷我不活了》、《活不下去,也得活》等。最终我决定叫《2 条命》,CS 都是半条命,这本书洋洋十几万字,写的也无非就是 2 条命。

其实副标题叫《世界上颓废的少年们》更合适一点,但估计编辑又得跟我急。是啊,不能叫《活不下去》,你叫我怎么活下去!

我宁可它暴烈、狂妄、不管不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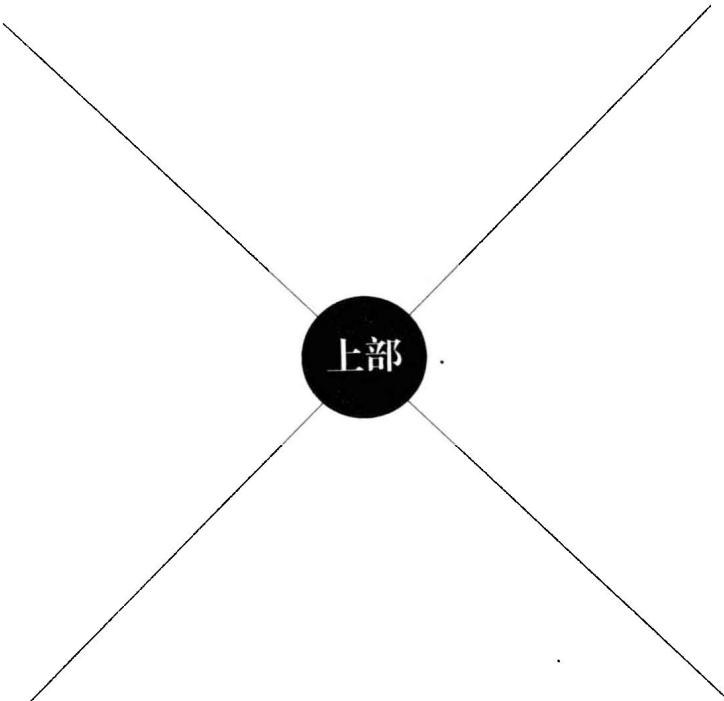


2005 年 3 月

## ● ● ●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|
| 001/ | 前言       |
| 001/ | 上部       |
| 002/ | 第一章      |
| 003/ | 第一个      |
| 010/ | 悲伤       |
| 024/ | 第二章      |
| 024/ | 网吧杀人案    |
| 025/ | 是谁教会我    |
|      | 成长的道理?   |
| 033/ | 第三章      |
| 033/ | 内部出血     |
| 044/ | 明日帝国     |
| 049/ | 第四章      |
| 049/ | 浪子       |
| 070/ | “主角上场”   |
| 081/ | 第五章      |
| 081/ | 忧郁的红卫兵   |
| 085/ | 裸奔的少年    |
| 094/ | 星星带我回家   |
| 100/ | 第六章      |
| 101/ | 他问我孤独是什么 |
| 113/ | 怒不可遏     |
| 117/ | 死亡的颜色   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21/ | 下部             |
| 122/ | NEVER HOOD 法律  |
| 124/ | 第七章            |
| 125/ | 长梦             |
| 145/ | 第八章            |
| 145/ | 深蓝             |
| 164/ | 第九章            |
| 165/ | 永恒             |
| 179/ | I CAN'T SAY NO |
| 197/ | 第十章            |
| 197/ | 厌世者            |
| 201/ | 我恨这个世界         |
| 210/ | 后记             |



上部



第一章

## 第一个

“你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吗?”

小四走在S城的街道上,这是他从L市来到S城后的第二个礼拜。S城是X国的首都。他是为了女友来S城的。而来到S城后没几天,女友就对他说她原来的男朋友来找她了,希望小四能给她时间解决。一般说完这种话就是分手的前奏,于是二人就分手了。

小四找一份工作。

在X国的首都可不能光呆着不工作,否则没饭吃。S城很大,这里生活的人们的压力也比在别的城市的人要大一些。

遇断和小四认识,还是因为在一次演出中,宝莹向遇断介绍坐在她对面的那个男孩是她刚认的弟弟。宝莹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朋友,干哥哥干弟弟之类,她现在的男朋友谢北说她是一个“混世大魔王”。宝莹确实有“混”的素质和能力,周旋在一帮三流人物中间,见风使舵、笑颜如花、互相利用、自私自利,伤害别人以避免伤害自己。这个青城来的小姑娘第一次见遇断时还是在谢北的家里,后来有一段时间遇断和宝莹比较亲密,很快两个人就意识到双方不可协调的差距。

宝莹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摸清了S城各种娱乐场所,用她现实和精明的品质知道哪的衣服便宜又好看,哪里有特色饭馆,甚至哪里有一座可以进去和道士聊天的道观。宝莹从S城错综复杂的公交线路中总能找到最

近的那一条,众所周知,在S城很少能一次性地到达一个地方,除非你自己开车或坐出租汽车。而宝莹就像一张交通地图,只要跟着她,总能坐三路倒四路换五路七扭八拐到达目的地。

遇断看着对面那个很瘦、眼睛很大、鼻梁有点歪的小家伙——他看起来年轻,有些焦虑,虽然一直在微笑。遇断对他说:“你长得有点像陈冠希。”

小四笑起来:“是吗?我倒觉得我像赵本山。”

宝莹也笑起来。

遇断的眼神突然黯淡了一下。她现在每天都感到孤独,不是没有朋友,而是那种孤独的感觉存于她的体内已太久太久,她想掩饰,却不禁流露出来。其实就是个傻子也能感觉到她某一秒钟的孤独。

她脱下蓝色毛衣,对面小四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。她里面穿着的是一件胸罩样式豹纹图案的上衣,因为用料节省而显得暴露,尤其现在正是冬天,虽然房间里有空调,温度起码在二十度以上。

在和小四聊天时,她突然感觉有东西砸在她身上,那是用宣传单捏成的小纸球。那宣传单是橙色的,就像一个个的橙色小炸弹。打得并不重,像是抚摸。她意识到这是挑衅,但根本没有在意。在这个圈子,她太有名,也有太多喜欢和讨厌她的人,但几乎没有人真正理解她。除了以前的谢北。那确实是以前了。现在谢北就坐在她右边,相隔不过半米,却像在两个世界。

每次和谢北见面说过话后,她都能感觉他们的言不由衷,但真让他们敞开心扉说什么,恐怕也很难。他们确实已经不再信任彼此。但要是半年、一年见不到谢北一次,也觉得怪想的。

这是一种后遗症,一种经历过强烈、深刻友谊残留下来的后遗症。

后来她发现纸球是从楼上飞下来的,她瞥了一眼楼上,那里黑乎乎

的,看不清,只是影影绰绰地有人。她知道,从楼上看楼下会非常清楚。也就是说,她处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,而“敌人”,在暗处。

好像敌人总在暗处。

演出中有一个人引起了她的注意。那是个大概十五岁左右的男孩,个头不高,眼睛非常漂亮。可以这么说,他是遇断所看到的最漂亮的男生。他的漂亮中带有一种迷惘的感觉,仿佛在思考什么问题。后来遇断发现他是一支乐队的鼓手。她不知道他叫什么,她给他起名叫“一张年轻的脸”。

演出过程中,小四凑过来对遇断说:“你猜猜我的网名是什么?”

遇断想了一下,然后恍然大悟道:“你就是——?!”

“对,是我,”小四说,“我就是某某。”

这是他们都常常去的一个网站的一个网友的名字,遇断之所以很熟悉的原因是曾在另一个网站看到一个人给“某某”写过的一首诗,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理由是,宝莹和谢北也是办 Punk 网站的,他们认识的人基本上都喜欢 Punk。

临走时,他们互相留下了联络方式。第二天,遇断收到小四的电话,他约她去网吧玩 CS。遇断带他去了一家她喜欢的网吧。那家网吧在朝阳区,网吧设计得像太空舱一样,用的是透明的天蓝色,而厕所是暗绿色,像苔藓。有大大的镜子,厕所里几乎没有人。半透明的磨砂玻璃门,遇断喜欢轻快地关上门,快速地上完厕所,然后在镜子面前用自来水打湿头发。

她给那家网吧起名叫“沙漠尽头”。其实那家网吧有一个简单上口的通俗名字,和一种台湾出产的香烟同名,但她不喜欢,嫌太大众化,她想让这家网吧成为她和她的朋友的专属网吧,那就只有一个办法,给这个网

吧重新起一个只有她才知的名字,于是她叫它“沙漠尽头”。

她总觉得这家网吧会发生一些事。

这里二十四小时营业,二十四小时都有人进来上网,网吧放着轻声的流行音乐,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其中或只把它当背景音乐。二十四小时这里都可以抽烟,没有人来管。二十四小时这里都可以点菜,服务员会在半小时之内给你端来你需要的食物。

遇断到时小四已经到了。他选择了四人的机器位置,电脑都是超薄的显示屏,在这四人的小空间里上网,电脑的声音都是公共的,能让其他三人听到。也就是说,在这里听歌,有点像点播台。小四在看网站,他放了几首 PUNK 歌曲,声音有点大。遇断听得津津有味,而另两人(一男一女,女大概二十岁,男大概二十五——三十五),女的在玩游戏,男的则皱着眉,居然开始放歌剧。

“真烦。”小四不满地说。

讨厌的人。遇断并没有说出口,因为她看到对面的男人似乎凶光一闪。

在玩游戏和浏览网页的过程中,遇断心有不安,她不想早回家,但也不想在这网吧这么呆着。而和小四联手打游戏让她仿佛又有了同伴的感觉,这种感觉让她不再孤单。遇断把这种心情和小四说了,小四好像也体会到这种感觉。他说:“我也不想回家,哪儿还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吗?”遇断说:“我想吃冰淇淋。”小四说:“我给你买。”一会儿他空着手回来了,说:“这里没卖的,对面有没有肯德基和麦当劳啊?”“那儿早下班了。”遇断打断他的幻想。于是两个人坐在电脑面前发呆。而此时网吧里的人依然不见减少,大多数人都在玩网络游戏。遇断的 CS 玩得很差,她很少玩,因为每次玩她都在二十秒之内必死无疑,还是回家跟机器玩吧,省得

丢人。

“S城现在越来越没劲了。”遇断嘟囔道。

小四没说话,也许他太年轻,还没有经历过“美好”的青春,还没有真正地活过。也许他还能找到激情,也许他出生得太迟,激情早就被他大几岁的人消耗光了。小四出生于1986年,他赶上了网络游戏的时代,在他年轻的时候,他就知道什么叫互联网了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遇断说。

“再也没有过去的激情了。”这是遇断的真实感受。

再也没有当初的感觉了,再也没有那种年轻得想跳起来,想和任何人争论,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的感觉了。连当初最喜欢的长安街也变了。我不再爱长安街了。难道是我老了?!遇断不断地否定,又不断地肯定。也许是我的青春过得太快速,以至于我有些接受不过来。也许是我的青春太短暂,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了苍老的感觉。

这种感受,小四明白不明白呢?也许他过几年就会明白,也许他永远都不会明白。虽然遇断只比小四大三岁,可在这个时代,一岁相差就有了代沟。小四似乎正在无忧无虑地走着,他只是迷茫。为了爱情,为了一份找不到的好工作。小四对遇断说,你帮我找找工作吧。遇断说我试试吧。

街上刮着风,他们的背影看起来还年轻。

遇断带小四来到她家。刚下出租车时,遇断差点没吐,车上的汽油味让她受不了。到了家,他们打开电脑联手玩游戏。

小四问道:“遇断,你有没有过孩子?”

遇断愣了一下,小四没有问她有没有怀过孕,却问她有没有过孩子。“孩子”两个字让她有点不适应。

“没有过。”她说,“你呢?”

“我有过两个,和我原来的女朋友。”小四的口气还是那么孩子气和漫不经心。

“你女朋友多大了?”

“和我一样大。”

“哦。”

她差点脱口而出教训小四一顿。但她最后也没开口,小四就是一个小孩儿,小孩儿的特性不就是不负责嘛。跟他说什么呢?我又不是他妈。

“对了,你上次看演出时穿的那件衣服很好看。”小四道。

她换了另一件黑色紧身裙给小四看,小四说这一件更漂亮。遇断没有说裙子的价钱,小四说,天呐,你像女神!

女神……这个词,遇断 17 岁时就听到过了。那时,她的男朋友说,如果我说我爱你你会相信吗?你是我心中的女神。

小四,这个没名的年轻小子,这样的年轻男孩,在这个圈子里没有 80 个也有 100 个。在整个 X 国,有几千万。年轻,有梦想或没梦想,积极或颓废,一文不名。要不是遇断的心血来潮,小四根本没有机会和她进一步接触。

她想起一个人曾给她的“忠告”:不要和没钱或不成功的人做爱,甚至不要和他们接触。

她违背了这个原则,因为她寂寞。小四让她想起她的过去。看到小四,她回忆起她年轻的时候。

后来她实现了她的梦想,才知道很多事情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,那污秽的成人圈子让她受不了,而年轻人还是那么愚昧,他们像从前的她一样,梦想着有钱有名,把她当活靶子打击,更多的年轻人沉迷在电